



# 「願新春以後，吉吉利利」

周立民

過了臘八就是年，二〇二五年，步履匆匆，二〇二六，才覺元旦過，春節又將至。每逢辭舊迎新的佳節，我們都收穫一籮筐的電子祝福。便捷嘛，真是沒得說，瞬間就接受了來自五湖四海乃至大洋彼岸的「鮮花」，但是，因為缺乏了某種物質的承載性，我又有一種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的感覺，耗去了時間，收割的似乎是一片預製的情感稻草。我又很不爭氣地懷念起手工寫賀卡的時光，歡喜地買來賀卡，飽蘸深情地寫好，封上，貼上郵票，去郵局寄出，想像着對方收到的笑容……從前慢，從前的情感卻沉甸甸。

我想到了作家、學者、翻譯家兼「玩家」施蟄存先生，老人家八十歲了，還有雅興自製賀卡，內容是南宋趙長卿的《探春令》：

笙歌間錯華筵啟。喜新春新歲。菜傳纖手，青絲輕細。和氣入、東風裏。

幡兒勝兒都姑婦。戴得更悅戲。願新春以後，吉吉利利，百事都如意。

這首《探春令》像《宋詞三百首》這類普及讀物不曾收錄，施先生很得意，說起來如今廣為人知，他還有光大之功。「這首《探春令》詞，向來無人講起。二十年代，我用這首詞的最後三句，做了個賀年片，寄給朋友，才引起幾位愛好詩詞的朋友注意。趙景深還寫了一篇文壇軼事，為我做了記錄。」（《「願新春以後，吉吉利利，百事都如意」》，《施蟄存全集》第三卷）徐震堦曾說：「施蟄存完全是一個飄飄盪盪的大少爺。」錢谷融釋為：「大少爺是除了自己的興趣與愛好以外，什麼

都漫不經心的。……他是憑着趣味生活的。」（錢谷融：《我的祝賀》，陳子善編《夏日最後一朵玫瑰》）一百年前，施先生自製賀卡，那也是「趣味」的先鋒。

要說玩，不是蠻玩，還得會玩。施先生那一代人讓人佩服的是不經意間玩出了風雅。半個世紀後，他用此詞再製，也是別有深意：「一九八五年，景深逝世，使我想起青年時的往事，為了紀念景深，我把這首詞的全文印了一個賀年片，在一九八六年元旦和丙寅年新春，寄給一些文藝朋友，使這首詞又在詩詞愛好者中間傳誦起來。」（《「願新春以後，吉吉利利，百事都如意」》，《施蟄存全集》第三卷）這已是整整四十年前的事了。人老了，更重年輕時代的友情，施先生也曾扳着指頭數同齡人僅有冰心、夏衍、巴金等為數不多的幾位，其中不乏有落葉飄零的嘆息，也有彼此牽掛的鄭重。時光流逝，品味這些話讓人五味雜陳。

查舊書信可知，施先生晚年製作的賀年片是委託香港友人高倬雲印製的。他玩得不亦樂乎，賀年片之外，一九九一年還以陳小翠的畫印過信東，一九九三年春天，施先生致信趙清閣：「能否為我畫一小幅，像那張扇面一樣，我為你印一二百張卡片，作為壽辰紀念，兼作今年的賀年片，行嗎？」並叮囑：「如賜一畫，不必書上款，有現成的也可以。」（施蟄存一九九三年三月二十四日致趙清閣信，收《施蟄存全集》第五卷）趙清閣選了一九六六年舊作《泛雪訪梅圖》，有人說，這是為老舍

去世而畫，不知真有其事，還是附會。有人描述，這張賀年卡正面是《泛雪訪梅圖》，如題：積雪，梅花，小舟，船翁，還有訪梅的女子。背面左下角印有「趙清閣泛雪訪梅圖」，「北山樓畫，賀畫史八十壽（一九九三）」的字樣，右下角印有「北山——施舍」和地址、郵編。（楊迎平：《我所認識的施蟄存先生》，《夏日最後一朵玫瑰》）《滄海往事：中國現代著名作家書信集錦》中對舊信趙清閣有註「施老為我舊作《泛雪訪梅圖》在香港印製畫片，印製精緻可以亂真。」她對這個「畫片」很滿意。

施先生的玩「片」史中還有一樁憾事：「我有一張沈從文寫的姜白石詞，只有三十二開書本那麼大，是用一塊仿古絹寫的，是一九三九年在昆明時他為我寫的。這回我託小思帶給她（高倬雲——引註），請她代我印一二百張明信片，作今年賀年片，也用以紀念老友，誰知她過於重視，竟遺失了。昨天她有信來，萬分道歉，我已覆信，並不介意。」（施蟄存一九八八年十一月二十七日致古劍信，《施蟄存海外書簡》）丟就丟了，瀟灑之人，「並不介意」。他印出來的足以自得其樂，一九八五年底、一九八六年，他給很多友人寄去了以《探春令》所製之賀年片。一九

八六年底，他還不無得意地說：「用《探春令》作賀年東，我是始作俑者，今寄一紙，用舊東賀新年，勿怪！」（沈建中編撰：《施蟄存先生編年事錄》）施先生喜歡這詞裏有世俗生活，也有樸素願望：「家庭中的一片和氣景象，反映出新年新春的東風裏所帶來的天地間的融和氣氛」，吉吉利利，百事如意，也是新年裏「極好的新年祝詞」。

二〇二五年，正逢施先生誕辰一百二十周年，巴金故居、巴金圖書館舉辦了三場文壇茶話會，辦了小展覽，還製作了《北山樓藏書券》的文創，我特地在這份文創的最後印上了「願新春以後，吉吉利利，百事都如意」的祝福。是祝福，也是期望，期望二〇二六年大家不要「內捲」，而是讓我們的生活風雅、有情致。我認為，大多時候，這並不是「形勢不由人」，而取決於我們的自我選擇。



紀念展。上海巴金圖書館內舉辦的施蟄存先生生

## 握着媽媽的手



君子玉言

小杏

母親一生跌宕起伏，足夠寫成一部厚重的書。我們曾開玩笑，要尋一個清閒午後，好好「採訪」母親，聽她講講那些傳奇。可總是時機不合適，要麼奔波在路上，要麼假日匆匆，要麼母親臥病在床、精神不濟。過去大半年，我守在母親身邊，卻深陷治病——住院的往復之中，母親身心俱疲，聲音沙啞，我亦滿心焦灼，始終沒有一段安安靜靜的時光。等到我終於騰出心，想要聆聽母親的故事時，卻再也來不及了。

母親彌留之際，我輕輕從她耳後剪下一撮頭髮藏起來。這縷灰白髮絲，成了母親留給我唯一帶有DNA的信物。每每觸摸這一縷髮絲，彷彿仍能感受到母親的體溫。

那些與母親相伴的細碎時光，如今想來，總是回味不盡，總覺得細節還不夠多。母親一生堅韌要強。一直獨自料理生活，從不願給子女添麻煩。重病後才僱了保姆照料，我們幫她擦身洗漱，我們覺得應當應分，母親卻總是過意不去。母親有一雙巧手，我們兒時的毛衣、棉衣，一針一線皆出自她手，一家人總是體體面面。

母親曾在香港小住，我們搭巴士、乘街渡去看山看海。巴士蜿蜒在赤柱的山路上，我緊緊挽着母親的胳膊，幫她扣好安全帶；乘船往鯉魚門東邊的海上釣墨魚，海浪漸大，甲板搖晃，我與母親相扶大笑。雖未釣得半尾墨魚，但海風吹得舒爽。我們也曾乘街渡往西貢橋咀洲，我與母親手牽手，赤腳在沙灘上漫步。然後坐在礁石，靜候落日晚霞。

當年我加班頻繁，有個雙休日為換換腦子，先去行山，回到宿舍疲憊至極，洗完澡等不及吹乾頭髮倒頭就睡，叮囑母親五點半叫醒我去加班。

母親準時輕喚，我起身欲走，窗外突然大雨傾盆。母親默默遞來一把傘，只說了句「慢慢來」，滿眼滿臉全是你疼與擔憂，站在門口，一直目送我走進電梯。

母親住在老城的老屋，我一個人回家時，喜歡在家陪母親住。昔日出差頻繁，夜裏驚醒，茫然不知身何處。一次歸家，睡在母親的床上，又做此夢，大喊「媽，我在哪兒？」醒來後母親笑說：「不知道自己在哪裏，還知道叫媽！」

我在朋友圈寫想念老屋。母親給我留言：因為老屋有你親人在，所以特別留戀。

我回覆：是啊，媽媽，老家就是因為你在才特別好啊！

媽媽在的地方，就是最好的地

方。

母親：看完回覆，我熱淚盈眶……

如今物是人非，但母親的話猶言在耳，字字催淚……

我與母親曾牽手走在西小路的弄堂裏，那是二〇一八年端午，我和母親都笑得很開心。那時的母親，身體健朗，氣色紅潤，我逗母親「一百一十八歲有個坎」。二〇二三年我陪母親赴東北濕地，車程顛簸，我怕母親腰椎受不了，緊緊抱住她。二〇二四年十月再歸故鄉，母親帶我逛陽明故里，我們站在城河畔的船舫上拍照，船舫輕輕搖晃，母親緊緊攥住我的手，手指是微涼的，精神狀態也不如前。現在回想，或許那時病痛已悄然潛伏，我們都以為是年紀大了而已。

二〇二五年初春至初夏，母親在京住院。我每日奔波送餐，鼓勵她吃一口算一口。病倒的母親膽子變小了，不敢走動。我扶着母親在樓道從十步、二十步一步一步走。後來，母親能放開護工攬扶，在放療科樓道有意給我「表演」大步走。

七月中旬複查，母親各項指標都不錯，醫生都沒看出來她是病人。母親還很高興地告訴我們：自己愛吃肉了。喜歡吃姐姐買的紅燒肘子。然而康復的時間太短了……初冬，母親走到了生命盡頭。彌留之際，我輕輕托着母親的手，含淚看着她的呼吸一點點變緩、變弱，直至歸於平靜。兩行清淚從母親眼角滑落，她的手心，依舊溫軟。彼時她連被子都覺沉重，我不敢用力緊握，如今想：若當時能輕輕握緊一點，讓母親更確切感受到兒女的陪伴，或許她走時膽子更大一些更踏實些吧……

這一生，我無數次牽過母親的手：兒時是她牽着我，教我邁步；長大後是我牽着她，陪她慢行；離別時，輕托她的手心，送她遠行。那雙手，織過衣衫，撐過歲月，給過我們一生的依靠；那份溫度，從母親的手心傳導到我們的血脉裏。

小年之前，是母親的生日。老家老屋還在，已經空了。未來的夢中，我還會再喊「媽，我在哪兒」嗎？喊了，又有誰來應答呢？母親守護我們的歲月，留在掌心曾相握的溫度，留在髮間猶存的氣息，永永遠遠，成為生命最深處，一生不滅指點我歸途的燈光。媽媽在的地方，就是最好的地

方。

作者供圖

## 年味依然很濃



人生在線

厲彥林

時針一晃就跑到年尾，眨眼又要過年了，我的記憶卻被拉回去年除夕那天。

「爺爺，奶奶，我們回來過年啦！」

樓道裏忽然響起了熟悉的腳步聲，孫女童稚甜美的叫聲早已穿門而入。隨着這呼喊聲，年味猛地湧滿我的心窓。兒子一家的到來，讓我沉浸於年味的思索。

進入臘月，那種熟悉的年味就開始濃起來。

「有錢沒錢，回家過年。」臘月二十三小年前後，務工的鄉親、經商的夥計、讀書的學子、休假輪崗的軍人、照料孫輩的老人，還有海外遊子……都如候鳥般跨越山海、從四面八方回歸家鄉故園。寂靜的山村和城鎮驟然沸騰，清脆的車鈴聲、摩托的突突聲、汽車的轟鳴聲，還有背着鼓鼓囊囊的編織袋或拖着沉甸甸拉杆箱的步行者，一步一步丈量着回家的路程。炮熱的炕頭，年邁父母翹首的身影，孩童盼歸的眼神，家鄉菜餚的純香……成為一根又粗又長扯拽拴心的橡皮筋。走得越遠，繩得越緊，年關時，習慣性地被彈回出生地。

在我的記憶裏，沂蒙山區的鄉親們跨入臘月就開始忙年，除塵洗牆，打掃房舍，修鍋灶，縫新衣，納鞋底，趕年集，購年貨，買年畫，購鞭炮，剃年頭，宰雞殺羊，蒸饅頭，做豆腐，炒年貨，接灶神，寫春聯，上年墳，包餃子，年味在大村小莊、大街小巷、鍋台旁瀰漫……

城市的年味到臘月也悄然浮現：商場掛起大紅燈籠和廣告，花市擺出鮮艷的金桔梅花，小區物業懸掛起彩燈，飯店預訂年夜飯，線上搶購年貨禮盒，交通迎來客流高峰，年味在樓群間隙、地鐵通道、外賣訂單和閃爍的屏幕間流

動……

我小時候鄉親們的日子過得緊巴巴的，家家戶戶不算寬裕。可一進臘月，大人就開始裏外張羅辦年貨，孩子們更是掰着手指盼過年，心情激動，笑臉相伴，那是辛苦一年檔次最高、儀式感最強的時刻，既是物質的集中犒賞，更是精神的溫情盛宴。物質短缺的年代，人們過年，嚮往的是白麵饅頭、豬肉水餃和肥肉片兒，老人蹲成冬日的暖陽，等待孫子孫女的親昵與熱鬧；中年人忙成旋轉的陀螺，算計着一家老小的吃穿，張羅一桌像樣的年夜飯；孩子們盼新衣裳和壓歲錢，還有燃放鞭炮、貼大紅春聯……

歲歲年年，依舊過年。我在外工作四十多年，每年都是回沂蒙山區那個小山村，到父母的翅膀底下，享受過年的快樂，尤其結婚後拖家帶口也趕回去過年，省得父母牽腸掛肚。父母過世之後，我和妻子開始張羅等待孩子回家過年。

除夕這天，我和妻子守在家裏，等兒子一家回來過年。孫女的呼喊聲剛落下，她就穿着過年的盛裝跑進了屋裏。孫女還沒顧得坐下，就掏出個物件。「爺爺、奶奶你們愛喝茶，我在大集上給你們買了個茶壺，作為新年禮物！」我趕忙接過來一看，原來是個麻雀大的紫砂小擺件，外表是茶湯色的釉子，扭頭的臥姿透出憨拙的靈氣。

「我們也沒想到，她還有這心思。」兒子插話說。

兒媳婦接着說：「還得花自己的壓歲錢。」

我妻子立刻表揚：「布穀鳥好，布穀鳥象徵豐收和希望。孫女送的，我們更喜歡。」

茶寵的餘溫還在手心，孫女又小心翼翼地展開一副大紅對聯，淡淡的墨香撲鼻而來。聯文「門對青山千里秀，家居福地四時春」，橫批「喜氣盈門」。

孫女說：「這是我請書法老師教我寫的，咱貼着過年。」

我仔細一瞧，是用大紅的印花對聯紙寫的，那筆畫明顯帶着孩童的稚氣，可一撇一捺卻寫得認真，若初春剛吐嘴的嫩芽，真不像二年級學生寫的。我彷彿看見她踮着腳，在書法老師指導下，屏息凝神寫對聯的可愛模樣。這份心意，超過任何裝裱精美的對聯，可愛，鮮活，暖心暖肺。

「這對聯太珍貴了！」我們端詳來端詳去，捨不得將它暴露於門外的風霜，說話間用透明的膠帶直接貼在餐廳的門旁，雅緻成相對的風景，墨跡在光線下泛出青玉般的光澤。三代人還擠挨在對聯前，用手機拍了張合影留念。在泡茶品茶間，我感覺滿屋都是清香的高雅氣，這年味不僅香口，更甜心。

窗外，不知誰家孩子着急，「砰」地一聲，一束絢麗的煙花呼嘯着劃破夜空，映得餐廳的紅對聯忽明忽暗，墨跡彷彿在光影中流動起來。我們一家三代人依次落座在象徵圓圓的圓形飯桌前，桌上熱氣裊裊，香氣撲鼻。孫女勤快地給每人倒了一杯迎新年的高度酒，「為新年乾杯！」「噠——」，帶着不同年代溫度的酒杯，清脆地碰在一起，家庭最隆重的年夜飯開席了。

我輕酌一口，滿口酒香，一股暖流頓時貫通全身。這一刻，我突然意識到親人團聚的主題沒變，年味從未消散，依然很濃。只是從老一輩兒時心想夢想的菜香、肉香和飯香，變成了菜香、茶香和墨香，由舌尖上的盼頭變成心中豐美甘甜的享受；從鑼鼓、鞭炮的喧囂與熱鬧，沉澱成親情的呢喃和生活的踏實與悠然。

這年味，如此暖心，如此醇厚，如絲綿長。它不是每年如期而至的過客，而是從未挪窩的生命老根，與我們通血脉、連骨肉。吃過年夜飯，就告別親情的眷戀和團圓的溫暖，相互奔赴未曾見面卻又無邊無際的春天……



藝苑草

乙巳新春的風，漫過老朴樹下的學堂。少年的管樂隊，在大廳裏輕輕奏響金色的音符，在春風裏飛揚。

樂聲繞遍百年朴樹，在小溪裏悠悠流淌。又淌進柳青河的碧波。揉碎一汪春浪，更沿河東去，飄向沂蒙湖的浴沂台旁。——與孔聖曾暫舞浴的聖跡，迎面相向。樂聲緩緩縈繞浴沂台旁。

恍然間，相隔千年。

夫子與冠者六七人、童子四五人，踏歌而來，與少年樂手們相對莞爾，讚曰：

吾與點也。

河畔紅梅聞聲，綻出滿心歡喜。岸柳梳少年青絲，在春風裏輕颺。少年立在風前，指尖把沂蒙春之聲奏響。樂聲輕和春鳥啼唱。每一個音符，都漾出溫煦的光。

少年樂手，踩着音符向前。

管樂的悠揚一路相伴，追着風，追着光。奔向充滿希望的遠方。

金色童年，恰似枝頭紅薺。

迎殘雪消融，在春天的旋律中綻放。